

## 追 车

1999年10月30日，星期日。

上午，天空正下着细雨。冶炼集团企业管理部职工蔡德玉，骑着摩托车赶着回老家。当走到行人密集的招城西环路时，突然感到脸上丝丝灼疼，似针扎一般的难受，并有一股刺鼻的怪味。他下意识地用手往脸上抹了几把，心里感到很纳闷。

他抬眼张望，发现前面不少的行人，也都正在用手不时地摸着脸。多年在冶炼集团工作的他，立即本能地警觉起来，这异味很不正常。他顺着车流方向朝前望去，发现前方二三十米处，有一辆拉硫酸罐的半挂车，正在快速行进。再仔细一看，车罐后面的放酸阀门，用破塑料布裹着，不时地有液体从塑料包中渗出，形成了多处细流，沿路飘洒飞扬，形成酸雾。

“不好！这辆车可能是送硫酸的车，罐车漏酸而司机全然不知，我必须马上追上去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”

这时，那辆罐车已经驶出了城区，在宽阔的柏油路上越跑越快。蔡德玉也加足马力，迎着风急速向前追去。风越来越大，酸雾夹着雨点，不时向他的脸上打来，令人疼痛难忍。但他强忍着，拼命向前急追。



谁知这时的拉酸车，好像故意跟他开玩笑似的，时而快，时而慢，让人难以靠近。但他紧追不放，心里想：“早一分钟追上这辆车，就减少一分危险。”经过大约20多分钟的追赶，终于在一个上坡处，追上了那辆车。

司机知情后，连忙停车，跳下来查看，一时也不知所措，无从下手。蔡德玉二话没说，停好摩托车，立即帮助司机整理起来。由于酸罐的阀门长时间被腐蚀，必须解开塑料包，重新进行“包扎”。经过半个多小时的紧急处理，阀门的滴漏终于被止住了。而蔡德玉的衣服，也被硫酸烧得千疮百孔，两只衣袖仿佛戴上了花套袖。

罐车司机非常感动，连忙从口袋里掏出500元钱，对他说：“回去换套新衣服吧！如果没有你的帮助，今天还不知道会发生多大的事故呢。”

蔡德玉婉言谢绝，骑上摩托车回家了。

